



太倉文略卷之三

王履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後學陸之表校刻
後學王慶祥校刻



寓長安之踰年新豐丘丈來偶談登華山所得且縱
吏余遂諾焉時暑溽期秋初偕余再登七月十有八
日至丘丈所而丈適病餘尚困命其外孫沈生相余
騎驢行并以日夜二十日暮抵華陰遞運所託宿焉
大使黃某具酒肴待因以所登難易為問曰官此六
年去山僅數里懼弗勝興作隨止聞游者及青柯平
仰瞻多自沮而退以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
人予導翌日早食業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

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熟睡如生立清樾中風泠泠來鬢鬚動搖而塵垢之面如濯諸道士出迎具茶果言緣險難甚草木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扶到青柯平而止以上則不可杖矣於是冠履外服等悉留院中唯幅巾短衣行滕草履而已沈生健善步跣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未遽行且攬其槩于時宿雲在巔群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褰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荏苒可得風觸壁一鳴簌簌焉而往調調焉而不知其所窮余善畫相契特深遂凝立四人已及遠呼余且趣急登而安知予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槲棘且

鬱蒼不見路二僕予離輒誤岐之他槲相錯稍不謹視則觸面冒髮跣且踏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窅息不能制必埃定始行余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沈生知予間予策余憇亦憇予僮雖不解畫頗解吾癖遇奇樹奇石即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鳴鳥哢中出輟策聽之謂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詩以過泉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不少休其停匯處澄澈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盥頰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憶鄉年飲吾鄉陽山泉不知去此幾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袖者下垂

僮以為橘越險而擷之蜚口略不可食棄去別施西
轉至小石洞洞外平石如枰中可參坐恨不攜本道
輩絃琴於茲以寫幽抱既而坐枰上書所賦詩而東
巖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
希夷匣爾蓋其葬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為函
恐指所盛蛻者而俗謂之匣與辰巳許及上方峰峰
直立鐵鑱下垂望峰端漫不辨何似但峰腰雜樹倒
縣斜倚而幽意可人鑱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
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鑱以託足者僕曰上有道
士王友巖居之不下峰惟玉泉一二道士時裹糧往
鑱蓋處乃石罅號西玄門此峰蓋唐玄宗妹金仙公

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以鑿焉者也
從門入屈曲以上盤折數峰頂始及友巖所居南望
連山不知止於何所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
余雖搖中而怙茶弗敢進坐峯根娑羅樹下瞻悵者
久之由峰根北折度狹徑容僅一人徑外則壑谷類
也地不生草皆敗葉所覆行葉上不知窰隆躡空輒
仆余誤躡徑側一失脚幾墜崖下偶旅跡幽翳中古
藤鬱屈可畏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為蛇也注
視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平遠近不對唯放歌
倡荅而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
第一關也鄉兵亂時民逃入山壘石絕此遂全予視

關內尚亂石旁聚無數關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摹之
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
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驀澗賴澗
石參錯不遠躡過既過回視其滾澹衍漾砥衝之態
而吾意適求不能以遽釋幾失吾主澗外瀑布正縣
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容與久而後墜
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類天作亦似人為視第一關
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
出返顧所來則一青靄耳復登頓冥密以行詰屈數
百折見平綠藹然林端既至乃青柯平也山恰半從
入山來采嶠蓋側寒夷者惟此草長過人罔之上有
神祠焉礎餘瓦缺像設多壞祠旁小室中弊竈猶存
知舊有所主也日正午少饑初擬假爨於此不意荒
寂若是幸持瓜果餅舖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
熱足軟不可支卧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
焉蓋玉泉之侶自西峰還也與之語雖無所竒亦善
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
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攀鑱處也置
杖草間聞松風颯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
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鑱曳危石
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瑟縮以行
路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選一峰前障不甚峻上大下

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
僕曰日月巖也復行餘二百步直崖巘立有短檝閣

崖罅為級如梯鑱旁垂問之乃百尺撞也撞直絳切

之義蓋聞之級每腐或缺由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

後實足過此又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

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為力既上凡石之如嶠如扈如

歸如岳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徑忽斷崖峻削無可

為徑者即崖腹綴小木如約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

及徑鑱亦橫綴崖腹余目焉跡未及而先痿矣遣四

人前度慮逼吾後以振也余赳赳握鑱寸進之閉聽

壹視步歇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脚踏墜魂

吾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枝履此險其孝安在昌黎

慟哭遺書以訣者即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

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林

中翳不見日毛髮為之聳然沈生謁山神祠有禱懼

蒼龍嶺之迅風也既至老木赤立唯東南一枝僅存

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攢綴蠕動余駭焉貌

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

所謂畫不神於所做而神於所遇也然而望蜿蜒入

雲勢未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

則惡風至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如背色正
黑鑱當背上並鑱皆小坎亦猶上方峰所託足者二

僕先向示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式大喘不自禁因四布伏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安知其幾千仞但見松頭濺濺出沒蒼烟中萬峰羅拱向背高低邪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籟齊作沓盪奔激遠近胥應憶登者言遂膽掉股栗不能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上折矣予勉強盡一折日少曷愈執予裸上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熟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峰頭插雲尚不知有幾里由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勇於予者時雲方滃然進退開合若相與若相背往來四峯端悠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以西峰尚遠勿稽遂作以行至此則少上皆徑於石鑿從橫罕無鑿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峰頂東諸神列坐不辯何誰松罅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菴之形紆徐之韻由松端倏爾東鶻接之既泯忽又如余行遲常殿四人已及廟咲語未竟而曼聲速余至則烹茶熟矣道士王老師欵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其以一身而處於荒冷僻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有得其能爾邪茶罷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

不得於見道而得於寡欲也窓在西壁句隙有光開窓而其居則度之懸崖之上俯瞰浚谷不見所極唯松頂麻萃斜距窓二丈許峰壁峻拔自浚谷直上霄外略無突陷真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寄之壘間根直下如懸死蛇枝梢正拂窓手可接松實纍纍余提以斷甃弗中墜句下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甕中來良久始息至是則頽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窓望西北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日光射水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墨如粗澁岡下群峰如攢劔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攀之而嵐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峰殿正在峰頂雲壁爛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岡稍南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鑄巨靈足三字竊謂力能劈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其形乎且東峰掌形自峰端達峰底假使所傳果然則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邪東則東峰玉女峰昆季相倚唯南峰巖焉獸出姪視三峰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蒼龍嶺裸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上南峰記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峰厓洞谷池潭外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道士雖老而兵餘湮毀不甚

識又龍鍾弗能余偕故無以為攷食已織雲不痕旭
日初吐露未晞具行滕草履以敵南岡外皆松林也
裁入筌簧盈耳既不見天寧復有露但葉聲隨足僊
屑可聽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止弗暇接將
謂地升恍不記自西峰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筍擢蓋
以險而存非如他木之得全於擁腫也寒不生陵茗
唯蘿薜青青以與松永神則有之而樵斤不及余感
其得所悽焉于吾中文依依不能去行二三里稍疲
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峰三矣
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凡行以目昏不敢
流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愕巖上覆如
屋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濤波蕩瀟所為淡黑
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逢細貌之僅得彷彿
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余命僮掖入之及罅
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罅中閣稍分上滴瀝如
雨陰氣挾罅風撲人中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壁
有鐫字四行不識字不辯余眊亦弗之識俄罅外喧
聲意游者相與僮曰吾之伴三人也僮因呼其名各
在朝元洞待由是自巖底北旋嶢兀中度小摧又度
架枝代樵者三若波舟之所播蕩古松一根拔卧壑
上闕道勃窣踰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
記晦翁謂其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蓋其教中

設為形像以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
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畔上磴扶石闌轉峰角皆
石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懔禁瘁不可
當閉目低首倚壁始定峰南面上下壁削亘東西皆
闌也異焉伏石版下覘蓋鑿壁成塙以疊石置闌面
之中窾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之
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諸神旁護凡供奉
之具咸備余問故於主者岳師師曰昔賀老師營此
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石下隆隆則雷動龍潛故
也自爾且鑿且運不勝其勞功未就而師亡繼以其
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鑿以下達西轉則
師之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觀予不敢從倚闌待
二時許還生曰穴之下則鑿雙垂鑿盡則版道也穴
道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杙插壁以當其中繼鑿下至
石杙少息復繼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鑿西行數十
步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
杙之上而銅杙則插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又多
腐以鑿是賴掩其振搖石杙一銅杙十七竟不知作
時於何所置足闌之外下見松頂如灌莽在杳冥中
師去此幾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於塊石
之突崖耳室畔石窪不深水則滿豈師藉是以食飲
者與室之西則別巖也巖類俛首形遙覆室上上鑄

全真巖三大字赤色以實之雖知人所為然上不可
下下不可止其履虛而作之邪何其神也吾版道之
初躡也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
危是心也始不知止於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
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緣磴復
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甃下視類井底黝不見物然
兩木倚石可下問之僕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
三人下觀予坐石上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
履如生人抑坐逝處邪躋石以望見峰巔群松如沃
峰背類覆盂麓敲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
北已効甚足不吾許始及巔憩龍潭旁掬潭水頤首
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
弗枯竊意龍潛深淵恐未必在此然神物固不可以
常理推也志雖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之不見不知
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由此非與最高處一松孑立
余倚松望信乎諸峰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
峰東峰兩間出倚風作嬾態欬突然北涌似顛崖狀
既而復還漸慢于松巔不動如憇而山北所見皆漫
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
呼吸氣想通帝坐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
果及此邪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
翰具美有道渙而為氣氣運而為精精變而為神神

全真巖三大字赤色以實之雖知人所為然上不可
下下不可止其履虛而作之邪何其神也吾版道之
初躡也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
危是心也始不知止於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
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緣磴復
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甌下視類井底黝不見物然
兩木倚石可下問之僕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
三人下觀予坐石上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
履如生人抑坐逝處邪躋石以望見峰巔群松如沃
峰背類覆盂麓鼓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
此已効甚足不吾許殆及巔憩龍潭旁掬潭水頰齒
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
弗枯竊意龍潛深淵恐未必在此然神物固不可以
常理推也志雖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之不見不知
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由此非與最高處一松孑立
余倚松望信乎諸峰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
峰東峰兩間出倚風作嬾態欬突然北涌似顛崖狀
既而復還漸慢于松巔不動如憇而山北所見皆漫
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
呼吸氣想通帝坐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
果及此邪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
翰具美有道渙而為氣氣運而為精精變而為神神

化而為靈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峰
壁不鳴青灰色頗類春令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
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於我食已即去或寘
粟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八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
來祠洞兩間陟降如睹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
相忘如此

過東峰記

由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
芄芄然聞人聲矍視不復動僕葦拊掌激之越樹去
行二里所至祠山祠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
家法而渾不及化余笑曰此中著此畫作者固無足
責命之者誰與老君殿中居楊師迓余謁之予再拜
因思吾夫子謂見之猶龍口張而不能嚼吾安敢不
拜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為贈
蓋卷栢之屬而不屈者雖有松栢名不過石上小草
耳卷栢亦以萬歲見稱於本草則知二物固皆稿而
不死者矣大松蔽峰頂清悄幽閨殆不可為情然過
青柯平來松弗他雜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
揚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
其近與余偃仰是間意風味未減貞白殿之東則東
峰盡處也下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闖於烟
蕪雲樹之表黃河隱顯東迤如帶潼關岡壘積蘇於

河濱遐覽未周雲條陰漸黑平野皆晦予疑雨東向
止風颯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
罅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礫松實啖之索苦
茗於師以助其勝俄林中有聲若墮物然予怪而覘
之僕輩乃在松杪摘實以亂擲也於是俾沈生囊頓
以備騎驢疲困之用稍南一峒突出松底下磴跡之
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漏所等舉不敝
乃知居者固盛於昔今惟一入者荒涼無養故爾禽
聲不上青柯平雖因於高寒而亦因於無養也聞是
峰可翫日於天下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唯問師
仙掌何在師指在峰側而玉女峰可迫觀於是別去

宿玉女峰記

降而西可二里許東折漸上時正午稍熱渴且飢遂
團坐松陰中食所携新棗至是無磴多倚木於石代
之危且弗固因枝根為絃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
援推以進凡二十餘處既盡則玉女峰頂也嘗聞女
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今耄矣初食松皮八年始
火食或絕火則枵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日亦無恙
竟日夜弗臥余心敬焉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
予起相見具客主禮咲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
中則指以為異君何來之異邪余以所癖所偶為對
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七歲也今已七十有二歲

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
健固知其有所養也初見未敢扣引余步松間風適
來激峰壁直下如箭尋穿於林中松葉皆沸鳴度壑
而去相與立隩端目送其披靡者因指西峰東面窻
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所謂西嶽蓮花峰也安有峰
頭池井之產予疑焉未之決至玉女殿道玉女所由
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圓坎爾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
有五石曰不知何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遺蛇遣僮撤
所障亂甃啓棺蓋窺之臥棺中如初歿者楊氏曰歿
幾三十年矣唯稿不腐以杖擗其足亦不僵有道者
乃如是蓋楊氏師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

石室則藉龜腹為之覆余問以昨之所不能辨乃楊
氏采薪以虞雨雪之或及也由殿前踰石梁北眺崇
岡廓然然狸豸不能進岡半有大壘焉楊氏曰唐玄
宗禱雨拋簡處也下通黃河雖未必果然恐或有自
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觀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
峰北行斯須林斷豁然乃東峰之西北壁而玉女峰
之東北巖也巖西努如鳥喙距東峰不遠上豐下縮
瞰即魄禡努処小松一生附巖側不見根向出巖上
者三之二中無鱗而光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樹
轉數匝則獲福予僮聞即抱之轉不休峻遏乃止巖
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峰有五崖比

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為掌形俗傳則曰巨靈擘
剖掌跡猶存余因思之涯之所辨又似得於傳聞使
果見之寧作是語不然則亦遠望而已未嘗如吾之
迫觀也殊不知膏出於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
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
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
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壘破巖而列哉由此觀之俗傳
固非涯辨亦未得為是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
此掌為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之所溜
使然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
於楊氏之石室者其色其狀與此掌溜痕絕無少殊
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為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
其詩賦等作舉同然一辭於巨靈之擘而不之突何
也然則天下古今貴耳賤目訛以承訛者安知其幾
多邪將暮假榻楊氏石室中坐定微請所有則畚以
待盡而已再請亦然余知其弗禱不三欲有光如燈
度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
預豈記所謂昭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矣
北牖漸明余出望月然隱於東峰未之見乃與沈生
步殿前以待之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颺
颺然自歷三峰來松聲外絕無他音清固不勝寂亦
難處因退寢夜若半大聲疊陣如濤雷然孔隙皆唱

鳴明處寢黑知雲風欲釀雨也然僅携三日糧遂懼
數視聽竟不得翕目殆曉風幸息曙光復來趣具飯
下山至都土地祠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
也以昨之弗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誦徐凝
惡詩一嘯而去午及青柯平覓所置杖亾矣然降比
登頗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於上者
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鎖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以
登也鬼與仙與皆不可測已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
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為某家數某家數以剽其一二
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化有如此者
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
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故吾矣箕踞石上若父
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頭五步坐乃於我
乎見之雖知毛女峰鄰於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
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日已在西南隅矣弗
果往午飯已熟如炙假籩箪臥院前亭上繞亭皆泉
聲咫尺不辨人語因憊竟睡去二時許始醒諸道士
索畱題爰口占書希夷像之壁間以出嗚呼生太華
之方由太華之側古及今安知幾許然愛焉者亦每
以艱險自畫而不之遂雖少陵枕藉關中亦望焉而
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却詵謂
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

此行雖遘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蹈未能者以母氏之頽暮故也掇其大都以志竒遇

殷奎

殷氏譜序

殷氏之先出自虞司徒契商頌所謂玄王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封之商姓之曰子氏契十四世履代夏王天下是為成湯傳十六王至盤庚改號殷又十一王而殷亡周封帝乙元子啓于宋以奉殷祀諸王孫以國氏者曰殷氏漢有處廣川者曰忠事董仲舒為穀梁春秋處東海者曰嘉受易於京房處琅琊者曰崇受書於陳翁生嘉崇為漢博士曰謨居鴈門守節不仕新莽世其後蜀郡有參汝南有子徵有陶並是漢書吳零陵太守禮家雲陽生無難督是基二子巨仕晉為交趾太守祐吳國內史然皆遼濶莫能譜可譜者獨陳郡長平族晁著起漢季下屬于唐為世十七然亦略矣唐三百年聞人雖多而世次史不皆具五季之亂士族家謀又盡亡洎宋諱宣祖更之以他氏殷於是乎不顯吾家在宋為戴氏先世居嘉興之華亭事父遠弗能悉自諱萬府君以來稍著于傳聞至諱澂府君而宋亡矣迺復姓殷氏然今亦不敢上附

于長平之世更著華亭以自別蓋疑之也疑之斯缺之矣雖然必刻長平于前而不敢遂去之者又慎之也慎則不忘疑則不誣惟疑與慎尊祖敬宗之道殆庶矣乎於是旣攷前史以譜長平復斷其可知者以譜華亭而各為圖其首貽諸族人昆弟使知親疎遠近一本於其宗庶幾仁孝之道可以交脩而互勸不至遂為塗人云爾

送施提舉雜造司序

和之弓兂之戈虞人之受戕良於人者也魯之削鄭之刀宋之斤吳越之劍噐良於地者也桃氏為劍函人為甲廬人為受矛弓人矢人之為弓矢皆良於官者也人不世出地不國兼良之者其官乎今樞密雜造司則周官之弁也倅車施侯監市征於吾州者三年矣政府稱之曰能命副提舉於是司吾知施侯能良於其官矣才敏而用裕物練而識周堅甲絮衣長鍛鏃戟利矢勁弓材之美工之巧於是乎在矣兵法不云乎噐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昔人亦謂兵不完於官則噐足用將卒足恃以守則固以攻則破其功可少哉侯上官庸書此以為序

陸容

設閭人對宰相

韓子三上書之它日宰相召閣人伏堂下詰之曰閣人者將以通命令司出入未聞杜門卻客以重主威之為能也昌黎韓愈賢士也足三及吾門而汝屢辭之何邪夫惡莫大於蔽賢罪莫加於專命茲予有進賢之路而汝蔽焉無拒賢之命而汝專焉廢官敗度壅上德而鬱下情寔自茲始汝之宜誅也何辭閣人匍匐叩頭曰臣之罪則然矣願畢一言以就鈇鉞臣聞大臣之相其君也不屑屑於簿書不汲汲於功利所用心者求天下之賢才而進用之耳是故知之未明左右以咨之用之未當早夜以思之必求其無可議而後已烏有知其人而忽棄之者哉今天下士學

焉如愈可謂博矣行焉如愈可謂成矣道焉如愈可謂有聞矣文詞焉如愈可謂雄深而奇古矣相君以其名而薦之天子俾沾一命之榮以位百僚之職誠何忝焉今徒曰賢士而已而猶使之雜諸貧賤之中空乏其身凍餓其妻子甚者屈心抑志忘其所自重而哀鳴於相君之門則其窮亦至矣是豈惟人才之不幸寔亦相君之不職也臣是以辭之辭之云者蓋曰韓愈今之賢士也彼求進焉而吾拒焉彼必有所不堪者矣幸其於是而自悔則必舒徐靜退遵養高致不有立園之責不苟起焉是今日之人才亦伊尹太公其人也又幸而君相者高其自重而不苟憫其

久窮而不撓幡然愧赧咎已之不能知其賢而進之
也由是束帛以徵之安車以迎之尊位重祿以榮之
是今日之相君亦文王周公其人也上下之間顧不
韙歟夫功施於上下者受上賞臣之辭愈上將以成
君相之名下將以全賢者之節上下胥成其美而臣
不與焉臣實何罪之有宰相憮然為間曰我之罪也
我之罪也慚謝而遣之

拂塵者對

陸子夜坐有童子裹帕于顛蒙裳于襖然蠟炬于中
庭東叢茅于木杪類清廟之炳蕭若君門之設燎舉
足揚揚攘袂矯矯遷几席而請避顧檐楹而欲掃始

怪而笑之既而問焉童子曰是惟臘月廿四日也隆
冬斯窮新春幸到今夕之夕有事於竈除舊布新爰
執灑掃陽則室堂陰則輿突上有伊威之窟下有蟻
蟻之窟將窮搜而淨後亦勿違而深造惟箕帚之是
供匪桃荔之先導予以除一歲之塵全予以逐一家
之虛耗趣時者不違乎天同俗者實幾乎道顧鄉閭
之所傳而何主人之獨笑邪曰童子何知潔人者盍
潔其身潔室者盍潔其心爾能祛吾室之垢亦能去
吾心之塵乎童子曰主人欺余哉僕聞塵之為物揚
於邊疆敵國構爭飛於市朝車馬交征生於室廬風
土所并人心以方寸之地為血肉之精如水斯澄如

鑑斯明包涵乎衆理總統於一誠雖禪定之如灰思
賢之如渴壑亦何自而生乎曰爾知彼塵之有形而
不知此塵之難名也不土而生不風而騰不可揮之
以塵不可障之以屏其生也隘吾之度量其集也蔽
吾之權衡町畦由之而積城府由之而成其爲吾心
之障礙如此吾嘗反觀而內省欲掃除而未能童子
聞而思思而對曰主有患難維僕是支主有顛危維
僕是持塵炎于心主其獨知欲潔其心亦維自爲僕
雖愛主力將安施曷不假回也四勿以爲簞取參乎
三省以爲箕日新又新以灑湯盤之水夙興夜寐以
謹衛庭之儀不以幽獨而怠其力不以斯須而肆其
欺將見靈臺疑虛丹府澄輝天君泰然百慮維熙外
物不撓而全體不違矣陸子喜而歎曰即事可以觀
理知言可以通微吾問拂塵之事因知養心之幾此
聖人所以惟邇言之是察雖芻蕘而不遺也與

阿留傳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默無狀而元素終
畜之嘗使執灑掃崇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
擲帚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
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
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能悉記則
闔門拒之家畜古尊彘鼎數數物客至出陳之畱伺

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黧黑若是也走取砂石就水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晉斷木之岐生者為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者家人為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為隣兒所撼使晉守焉晉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晉曰汝能為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為之濃澹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晉癡獸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寔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為造命者所知遲鈍踈闊者又不為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才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金毛述

毛穎氏真珊瑚之高枕傍端溪之清流飽玄霜以寄傲謝楮園而少休有金鐔者發身大冶附姓炎劉英風凜乎雪雷銳氣衝乎斗牛挺拔而進四顧如仇穎而問焉曰先生濫中書之名號襲管城之箕囊食肉無相近道忘憂是固陳玄石居中之儔也胡乃今雜戎行以倖進合輪苑而弗遊也邪方其渠魁內侮

羣醜效尤逢屯虺聚鼠竊狗偷三軍擊甲百夫裹餼
司馬嚴九伐之命元戎畫百勝之謀北窮朔漠西發
渠搜先生於是韜分虎豹座擁貔貅尊居幕府載咨
載諏內庭有章奏之上隣國有辭令之脩獻捷有露
布之草奏凱有鼓吹之謳銘或勒燕然之石功或紀
太常之旂斯時也吾輩甘心下氣於先生者正將以
博華軒於鞍馬取貂蟬于堦簷借吹噓之力而徒步
公侯也而茲者朝釁中軍之鼓莫走穹廬之首狼烽
熄燭於斥埃羽書絕跡於置郵先生當此亦可以見
幾而作長往而不留矣方且游心倡和肆意應酬晴
日眩龍蛇之擾擾夜堂聞風雨之颼颼然不過寫邊
陲之光景述羈旅之窮愁而已吾實為先生羞也頽
若曰有是哉言之謬也蹄涔曷足以議滄海螳垤何
足以知山丘然而無響不應無言不雙吾嘗見兩兵
之相接也矢石紛紜鉦鼓喧咻爾乃假威於戈戟乘
勢於戈矛鼓掌匹夫之勇攘臂萬人之稠或幸而截
智伯之飲噐血子章之髑髏則自以為人莫已侔矣
及其班師振旅歸馬放牛覩干羽之旣舞隨弓矢而
同收鋒斂它山之石光黯鷓鴣之油閉武庫以長夜
鏞鞞鞞而孰抽時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縣餌不如
一鍼之鉤利民用孰與大匠之斤斧厚民生孰與老
農之鉏耰而吾乃惟文是附惟藝是游出入廊廟瞻

依冕旒作丹書鏤券之誓資金匱石室之紬評往事
則定褒貶于千古達王言則渙綸綍於九州祝史仰
之無愧辭於郊廟諸侯賴我修觀禮於春秋在銓衡
則草薦章而野無遺士在廷尉則具爰書而獄無滯
囚計錢穀也致出納之當紀將作也明僇功之鳩墨
客摛詞或傷今而思古鴻儒析理或微顯而闡幽百
官庶府凡仗我食於官者我其良疇也是則摩頂以
博一心之愛拔毛以利天下之求體無不具用無不
周下以經權乎民用上以黼黻乎皇猷蓋無時而可
棄火無事而弗由誠非若章甫之無用於闔越七首
之不售於魯鄒也若尔一日柄用則逢人喜怒與世
沉浮或削觚以爲圓或舍剛而破柔比干披聖人之
發張禹戴佞臣之頭忠邪以之而倒置賞罰以之而
謬悠是誠濁亂之利器太平之贅疣也曾足以擬吾
之萬一不乎金鐸於是映清風而無語望中流而自
投誑世人以龍化誤愚夫之刻舟

雜說四首

莫貴於天子莫賤於禽獸然儼人以桀紂則怒以麟
鳳儼之則喜是天下之物莫貴於德也故君子尚德

二

以事干人而弗遂則怨之以已方人而弗若則忌之
此恒情也君子無求於人何怨之有反求諸已何忌

之有

三

驕者藐人之弗若已其父雖弗若已必退然遜之至敬之所在也妬者嫉人之勝已其子雖勝已亦欣然喜之至愛之所鍾也推此心以及人則無驕妬矣

四

有生之類如鳥獸之飛鳴走伏昆蟲之春蟬屈伸草木之花實榮瘁各無不同者一實理也人靈於物而有善惡誠偽之不同知慮害之也君子明善而誠身所以復其初也

陸鈇

送陳大節序

儒者議論空闊為效遲遠不可以幸取故以儒而語兵流比日不合非義屈也勢不相得也秦之攻安邑也恐齊據之則啖齊以宋曰宋無道為木人以類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能破之如自得也及其得安邑也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焉以茲與魏與韓與趙及天下卒收其功致大利若大禹在行伯益為謀則境不出故封業不加舊貽其何所利余業大禹氏者也陳君幹兵者也於予求之何得也佯言之不實正言之抵忤予何有於子也陳君家赤水赤水臨南諸夷山區奧壤遺孽四處啖而殲之

邪舞干羽而來之邪啖者伯之餘烈舞干羽聖人之
極功二者於子未盡宜也然則如之何首先恩信繼
以業處英明豪傑之所以帖服群醜也子長百夫於
予言也能倡之否乎毛遂出於單夫而立定要約是
故丈夫無弗能者也

送大學生毛希曾序

麻城毛生希曾者其曾王父竹居道人富於貲產家
業累巨萬比閭族黨賴以免飢寒者常數十家竹居
子文昭有文學應 詔不起其隱德載諸邑志可考
也希曾學春秋得予奪大旨取科第無難焉而屢試
屢誦歲在戊子始以貢至禮部卒業南監其友劉仲

錡為之言曰希曾志不在一貢也余曰何故曰進士
予曰不然貢豈小於人哉三代取人以德無進士之
名秦漢而下有司續食勸駕而興起焉者皆貢也伊
呂周召蕭韓之徒皆非進士也隋唐始有生徒鄉貢
制舉之別亦因人而輕重之生徒得人則生徒重鄉
貢得人則鄉貢重制舉得人則制舉重又以文而不
以德以小道而不以遠大蓋以文取士如以蝸蚓之
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其食垂餌者皆小魚就文藝
者皆小器由是觀之舉不足為重輕也顧吾之所以
為之者何如耳人不有自進士而貪墨喪墜者乎不
有自歲貢而德業可書者乎君子求其在我而不取

必於外如斯而已矣希曾起自富家無飢寒困苦之累故得優游問學視歲貢為未滿其志誠不小矣儻勵而進之使其志出於進士之外不亦遠且大哉

送王相試御史序

人之相與處愛之深者必與之以忠與之忠者竭其力盡其辭發其幾道其害平地而語以淵晴天而告以雨先事而恐之惴惴乎若不能及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者也王君相試御史於南京其外第陳君以政不能不與之言言之又慮其或遺就予假之言蓋欲予言之切而不泛如前所陳也非愛之深者能然乎而予亦未敢輒言予官閭官也年且少未多更事

也所處又非王君地也非其地而強與之言如山居而語水水之淺深利害未能詳悉又加以未多更事之年而以閭官無忌之口咕咕乎動而不已何所不至而王君信之行之豈惟無所利實有害以隨之吾豈敢言哉然吾嘗聞之有言責者盡其忠此古先哲之言萬世行之而無弊者王君知之陳君知之予亦竊聞之聞之者多而行之者寡其亦有故哉王君行而求之必有得於其職予何贅焉

送張叔亨赴任沙縣序

往歲癸未秋試禮部前試期圖席舍張貢院門余時往來視有三張泰者一余友亨父一失其人一知為

叔亨也亨父與叔亨同名姓同經又狀貌等類不大遠余笑謂亨父曰李摯與李敏有四同君今不減矣榜出幸無爭也亨父笑曰有是哉是歲亨父第入翰林叔亨不得志而去固嘗知其人而未識也又三年丙戌余忝校文叔亨列上第私喜當時所聞者在錄也退而始相起居識其賢不負所記今又三年自戶部調知沙縣予又惜其去也叔亨生南海旣長隨父經歷君業宦京師而學成返南海順德初分縣治叔亨領鄉薦為順德首先今又舉進士蓋順德之鄉舉進士皆從叔亨始也從叔亨始將從叔亨取則後生俊又將曰叔亨以其學取鄉貢也以其學取進士也

又曰叔亨之居官以其得也以其敗也夫叔亨之取鄉貢進士以易學以論孟大旨由是而興起後生甚宜沙縣之役筮仕之始千里之行發自跬步其施為何先何後孰緩孰急叔亨必有見於此矣平其徭而不急其歛遂其所好惡而不強其所不能從斯其以為得乎從物者措下以益上勞民以自安私其藏以順內人之欲急於辨以護乎上之人或以甲第自好不自屈以為高尤於人而不以其道撓於事而無益於民是以剛自任者其品第若過於前而均足以取敗也是豈可以興起於後哉君子處天下任天下之責居一國任一國之責在一鄉任一鄉之責古之所

謂鄉先生者謂有道德可師法也叔亨以為念乎

送大理副陳粹之序

古之人有擇術業者於藝則函為良矢為不良巫醫為良屠伯為不良於仕則刑官為不良地官為良地主養刑主殺也於刑官則大理又良刑部御史臺為不良蓋大理恐刑之過非慮其不及也刑人至此多出鮮入有平反而無傳致故為良焉夫直道而行焉往而弗良哉兵以誅叛屠以剔牲刑以罰惡非良而何然猶云此者仁者願為此不願為彼也人能術業乎其良者豈以為弗幸哉醫者陳君宗茂業醫者累世矣藝之良者也子粹之第進士副南京大理仕之良者也父以藝良於時子以仕良於朝考其存究其施無往而弗仁也雖欲孽一息不仁於其中不可得也夫陳君父子可謂善其術者矣而亦嘗聞其失乎醫而不能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其失曰不明大理而不能伸其執法察其文惡其失曰不職是為惡匿此固非其心之不仁其術之弗精也陳君父子之心之仁吾無容諛故以規辭進因以為粹之南行贈焉

大理評事沈廷璧墓志銘

廷璧體素怯弱因感寒發熱服辛藥盡劑體益虛寒熱迭作既又以熱故多服苓連傷胃氣自後稍自裁

損漸可支持又為醫工求速效治以瘧誤下元陽益
耗遂勢不可為予往撫視驚恒不能為情廷璧曰命
也復何言遂託知友治木於外室人縫斂服於內又
囑予以墓石之銘余退遜不欲聽廷璧曰此豈可諱
邪君看世人誰獨免者吾今得蓋棺萬事畢矣顧獨
以文累故人耳言已益休暇如常談月日手書百餘
言遣其弟璵以來予竊思豫凶事者古人以為非禮
且廷璧少壯雖病劇何至既死而朋友相愛之情豈
遽決絕如此邪雖然廷璧達人須吾言瞑目苟遲又
萬一不諱則遺恨無窮矣於是忍而志其事以銘廷
璧姓沈氏諱瑄字廷璧世居常熟之支塘父公美母

某祖叔莊曾祖伯諒高祖道聰世尚清白不求仕進
至廷璧始奮厲又承叔莊公美教飭之嚴遂以詩登
某年進士第觀政兵部以疾告歸者二年病起除大
理右評事讞獄平允雖病不敢誣抵人必盡心力乃
止以丁公羨夏去官服除補前職滿考以稱聞將從
吏部奏受勅而病作矣廷璧性敏嗜學為詩文不求
工而意思清遠為人樂易扣其心如見其面與之交
者初未見其醜郁然久之不自知其和氣之熏洽也
有四弟曰瓘璠璵璐二子曰完寅女子子一人妻朱
氏享年三十四歲卒於北京官舍璠來以其柩歸某
月日葬某處公羨墓次銘曰嗚呼廷璧此孰為之謂

帝命之帝則佑良謂理則然從裕者昌非理非帝乃孰主張豈善者之夭以全其譽而惡者之壽以稔其殃抑杳冥者非可以物料而變化者難可以久常於乎廷璧體魄在茲其神則揚有不豫中繹我篆章

張泰

陸文恢墓志銘

吾里中稱陸氏族為盛謂其長老輯睦而多良子弟也其先長者贈承德郎兵部主事府君裕質直交人而內敦孝友生二子長容字文量遣游崑山縣學次宏字文恢令就里塾學于胡友蘭先生時予先在門見文恢牛角穎敏不意弄殊群讀書屬聯語習書字

生往往稱其可進逮長予與文量俱以博士生就科第而文恢侍兵部府君治生理去學然時時學詩閱書策不遂自廢兵部府君之喪也文恢繼其事從季父商游京師而文量之免喪則自南京吏部主事改今兵部職方奉太安人陳在京第文恢歲北至京登堂壽畢兄弟怡愉太安人樂焉每獲數月聚乃別成化甲午冬歸在鄉宅一夕中風暴卒十一月八日也年三十五文恢美丰姿動止脩整有若其兄人望其兄弟謂兩玉樹也居常事諸父如事府君友諸從弟如同出游不比俠豫不昵濞動以謙和自將江湖間多得人歡待誠茂族良子弟也而不壽乃爾悲夫

明年乙未文量以葬有期造予屬曰子習知吾第者
幸有言以誌其藏予以文不逮文量辭乃復嗟曰吾
自耳第訃每哭毋即哭弗能止居閒寐起淚落腸間
痛不能為聲憤亂抑塞之懷尚能援筆為之辭邪須
吾子幸為意嗚呼據交親之誼予固伯仲其兄弟間
也遂略為述令弟之平生請歸諸其諸父而葬焉葬
在太倉城西陳門塘府君墓次其曰為是年十二月
丁酉其室馬氏遺三男儀偉傳二女善寧善靜其姓
原世系具葉文莊公所為府君墓誌云銘曰
遙遙康莊說其輟兮有燁交光毀一玉兮孰厄此良
其稟靈之促兮有孺方昌綿其有續兮依爾考而藏

永寧迺骨肉也無曰蒼蒼酷哉

毛澄

水鏡堂記

時正德丙子冬十月
公為吏部左侍郎

吏部左廂之東故有屋數楹為冢宰公退之所每夏
月居之輒苦煩熱歎隘故也正德乙亥冬文選司火
詔重建焉既訖有餘材冢宰長洲陸公始采官屬議
改作之選地於部之東南隅自親規畫深高廣下酌
厥中而要諸永久爰命文選郎中劉志道貢外郎蘇
民董其事工且半其用坐竭公以已貲相于成中為
堂三楹南向徙置故屋左右偏為兩廂繚以周垣而
門於西便出入也始事於丙子七月九日閱八旬而

畢是役也志道坐司務繁第總其大而終始躬其勞者民也於是少宰南陽王公偕澄入賀甃路平引中庭廓如芟刈之餘古槐獨存登堂而望則他曹之茂樹森列於牕中切雲之飛鳥翱翔乎天際其所以通燕閒而醒心目者皆不期而集地之勝信因人而成邪方坐啜茗公顧澄等曰吾欲揭法語一二楮間時以自考二公何以視我王公曰鴻儒聞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史稱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公目為水鏡請以水鏡名茲堂公曰善既又屬澄記之粵稽古唐虞之際世既泰和野無遺賢而當時君臣顧猶以知人為難豈非警戒無虞之心所不敢忽乎三代

而下數千百年間人才治效隆替相因後先若一誠以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為之非其人也適儂厥事是故官人者不可以不慎為國圖得人而思盡知人之哲斯固掌邦治者之所宜用心也居是堂也苟專務獨樂而不以天下為憂豈吾君傳託之意哉夫苟以天下為憂則必於天下之人求可以安吾民者舉焉其足以儆事者去焉蓋將推其所自庇者以大庇天下而所謂知人者其本也水鏡之云自公視之其猶古魯御之箴師工之誦于以防惰慢而助憂勤者乎今夫水之不污也澄之益清鏡之無垢也刮之益瑩心也者吾身之水鏡也知慮增於多學而設施繫

於所養斥華僞者素負公方之望抑文雅者世以寡
陋為些矧夫自公退食之地正君子以禮制心之時
仲尼之徒所謂仕優而學必慎其獨誠其意者也是
德之所由以自新也而其明有不照哉惟公宇內間
氣才猷識量得於天成學以居位老至彌篤寵祿極
人臣之盛而公忠厲筮仕之初 廟堂有嘉謨穹壤
有殊績其執水鏡以臨物也妍醜萬狀不遺纖悉居
然德操之倫也公之明亦奚不足之患而必有待於
韋弦之警哉正以澄不汙之水刮無垢之鏡使之益
清以瑩而急大臣以人事君之先務者也凡今四方
之士莫不仰公餘光願一識眉宇為之鄉人且同官
於斯如澄者能不慶一時之遭乎是故聞命弗讓因
王公之說推其意如此思盛際泰和之世歎人中水
鏡之難斯文也蓋有不盡言者矣

太倉文略卷之四

後學陸之表校選
後學王夢祥校刻

陸伸

荅問冠

進士馬善徵將為其子行冠禮以伸之故嘗從事也
致其門人三數輩來即而講之論既定間有舉其所
疑而問予者曰冠何始乎予應之曰始於三皇也周
公曰古人冒而句領釋之者以謂古人為三皇是已
若禮文所謂加布于首者則黃帝以後乃有之他未
之前聞也曰曲禮云二十曰弱冠則未二十者不可
冠矣而今人之不皆二十何也曰何必今人古之人
有行之者矣文王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魯襄公

亦十二而冠至於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則前此亦必冠矣春秋傳曰冠而生子禮也則世無生子而未冠者從可知也故先儒因而酌之曰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由是觀之則其曰二十云者聖人特為之品節然爾不必盡如其限也曰若是則過十歲而冠者可以無議矣而溫公何以非之曰惡其父母不知教而將敗之也蓋冠者將責之以成人之道也古者人生八歲而入小學則凡所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道皆與聞而領略之矣故時其冠而責之則無有不能者今也不然故溫公為是言以重望於當世好古之君子爾曰禮有因喪而冠者為慮失其時也今家禮又謂必父母無期以上喪乃可行之假使不幸而期功之喪相繼不失應冠之年乎曰禮謂以喪冠者如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者爾若期以上喪則寧失時不可也何則冠者嘉事之重者也有喪者借吉而行非禮也今世乃有父母初死舍其括髮之戚而造次加冠因以借吉娶婦者可罪也已况父歿而冠有禮在焉何忍若是之遽哉蓋吾嘗讀齊書記有華寶者年八歲其父當遠戍與寶別曰須我歸為汝上頭及父陷虜虢寶年七十終不冠此以先王之制禮聖人之用權律之雖不能無過然寶不

失為孝子矣今欲如寶固不可獨不能終喪而行乎
曰今之稱上頭者率曰裹網巾網巾雖非古然時制
也則冠者始加當用之曰國朝親王之冠以此
為始加而馮氏湯氏以下諸家皆取之矣然而伸也
賤未敢從也蓋網巾固所以緝髮然世有徒裹之而
見賓客者則賓客不怒則笑以為不冠見已也故伸
請先裹此於裏而仍蒙幅巾於外其服則用深衣然
後為庶幾爾曰禮謂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是服也
非年德俱高而退隱者疑未可以服之也而今也以
施於初冠之童子且始加而遽及之不亦異乎曰否
古之人皆服無上下吉凶男女之別也以為高人野
服非耆老莫之用者此末俗之見也曰今之藍衫視
深衣則有間矣而夏氏乃顧取之以為三加服其若
彌尊之義何曰無傷也行以士也苟躡此而用公服
則僭矣况深衣庶人得服之而此衫者非士不得服
亦制也高不及於僭卑不入於野何為而不可用乎
曰深衣者先儒謂以其義之深名之今夏氏曰藍衫
者得非亦以其色之藍名之乎曰苟論其色則國
朝命服之制一品以下緋五品以下青士服藍一命
而得青荀子曰青出於藍義蓋取諸此歟然究所以
名則本以其有緣飾而謂之襪衫非實謂其色也唐
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襪

袖襖襪為士人上服則襪衫之為士服亦久矣而馮氏丘氏乃有取於青布盤領蓋不知盤領為燕私之服而不可施於有事故也曰士冠止於生負巾及襪衫是誠免於僭矣若今為武臣適子而用有官者之服亦謂之僭否乎曰僭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古者天子之元子始冠亦服士服行士禮而已不敢有所加也先師李士常世祿大家也嘗言其家家子冠率行士禮可以謂之知矣今議禮者乃以為其所必得而豫施之不亦謬戾之甚乎曰此特冠服之因時變易者爾至於儀禮三加之文皆曰賓揖冠者即席坐今乃易坐而為跪何也曰坐即跪也但跪字从危

有危義故先儒嘗以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則雖略有分別而實無以別也若苟以謂坐者與後世措股榻上而垂兩趺於地者同則本文所謂揖者不過拱兩手致之如揖巫馬期揖右師之揖字爾亦可同於世之唱喏者乎曰冠而必醮何也曰酌而無酬酢曰醮醮於客位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敬成人也曰賓授觶冠者拜而受之禮也今馮氏乃欲使之受觶奠於席而後拜何也曰彼以為便賓答拜也所謂緣人情而為之者也行禮者在觀其會通而已不必一泥於古也曰冠而字之何也曰字之所以敬其名也古者生

子三月而父名之二十加布於其首而始字之蓋以見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尊已故曰成人之道也自後世諛諛之習勝則稍遇好高者其友不敢字之一舉於禮部則鄉先生不敢字之彼之稱我也匪君若公則先生我才稱彼也亦匪君若公則先生或稱其字者則怫然以為輕已也殊不知孔子作春秋於其善之可與者則字而不名以今考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得字於孔子者才十有二人而已彼屑屑以字為嫌者由禮之不行而不知命名之重故也曰字已而拜賓禮無是文也而丘氏創為是議欲使冠者再拜而賓不荅若曰為其字已而拜之

也拜之何如曰拜之可也拜之而不荅不可也何者冠重成人也若以為我嘗字彼而可受之則先是屢祝之辭矣何拜於醮位乃不受之而亦荅乎况朱子家禮云冠者拜父母父母為之起拜尊長尊長為之起明成人而與為禮也家禮抑其後也在冠義則已有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之文矣夫母尊矣然猶且拜之也而况於賓可不荅乎曰賓既字之復說其字義以誨之不啻足矣及見鄉先生與其父之執友而又必誨之辭者將不為瀆乎曰非瀆也昔者晉趙文子之冠見於欒武子武子誨之見於范文子文子誨之見於韓獻子智武子以及張老獻子

以下皆誨之其辭著於國語者備矣然非冠者有徵於先生執友也先生執友者以尊自處則誨之而已矣誨之者禮也彼所謂字說者非古也其辭繁其義衍幾逮乎瀆矣然君子以為可寓箴戒也故不訾爾曰禮若是蓋秩乎其有理蔚乎其有文矣既知之而不能行則我輩為士者之罪也夫今乃行之則掩口而笑者率吾輩為之先惡在乎其為士也曰何以異為哉獨不聞柳宗元所謂鄭叔乎鄭叔之時有孫昌徹者為其子行冠禮明日造朝以言於卿士應之者咸慙然鄭叔獨怫然却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嗚呼此唐之為唐者歟今國家承平百餘年正禮

樂大行之日也苟當世公卿有好古者奮乎流俗之表於凡有家當用之禮皆攬而行之雖衆口咻之而不辭舉世非之而不顧則具瞻之下得於觀感而樂效之者將人人同督之恠者今以為常矣三代之治豈難致哉善乎周子之言曰不復古禮而欲致治者難矣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請先從冠禮始

記謔語

優季南京教坊弟子也慧而滑稽歲一至吾土予每從武鎮海席上令季為謔語多不能悉記特錄其四事云

昔有病偃者自以為醜也日購醫于市曰誰能直我

者予千金或給之曰我實能直汝偃喜問其方曰蠶
爾背斷爾筋束版而夾之三日直矣左右曰害於生
曰吾與其直爾不保其生也偃曰不亦善乎吾得直
而死焉足矣人莫不笑之平原子曰甘死以公偃偃
雖公何益於死哉雖然死人所惡也而彼輕之惡曲
甚於死也尼父不云罔之生也幸而免信夫

有丐兒與其妻冬夜裸而臥嫗而不能煖也起突富
人之隙宇得敝籬條覆而甘寢焉頃之風作警而寤
出一指探籬條外遽縮而入蹴謂其妻曰吾與而嚮
福惡知外寒猶爾邪且私相賀以謂他丐未能得也
平原子曰籬條豈足以蔽身之物哉惟寒餓之極也

得籬條以自足爾嗚呼今之暴得富貴而輒自驕
者固斯丐之類矣乎

有富翁山行而攫於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在虎口
見其子呼謂之曰刺則刺無刺傷其皮既而虎死翁
得生其子問之翁曰得虎而售利存乎皮皮壞斯滅
賈汝蔑所獲矣吾為是憇而亟汝語也平原子曰甚
哉斯人之嗜利也身在虎口而猶不忘賄謀利其子
後世所謂吏而商者無乃可方於是歟

南人有學琴十年而極其趣者自以天下無愈已挾
琴而上都邑次舍于教坊之旁教坊之人所肄皆箏
篪琵琶箏箏之屬見南人至甚喜群聚而求聽焉南

人乃出琴而鼓之曲未成皆哄然而散惟一人留而泣南人喜起作禮而問之對曰昔者吾父病爪孿而死今見先生之布指似之也故泣南人乃抵琴於地而嘆曰嗟哉知音之寡也蓋自不復鼓琴矣平原子曰通古之音者可謂世無其人哉未之求爾誠得其人而投之未見有不合者今以古雅之音求諧於俗工及不合也則曰無知音亦踈謬甚矣

鼃說

陸子之居有鼃當步欄而網蚊蠅觸而罾者輒收啖焉他日有倚竿於欄鼃依之為網網甫成而竿移鼃墮地雞啄殺之陸子見而嘆曰鼃智於養身矣而昧

於安其身禍故及之聖人有言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奉復都御史彭公書

治下舉人陸伸端肅奉復都察明公閣下十三日本州判官龔詒親捧均翰下及使作重浚湖川塘記伸得命甚喜自謂謙薄之能不足以干鄉里之譽而乃誤為當道明公所知信可謂之奇逢矣顧文字之在官府若此類者於民情吏治皆有所關必涉世深更事熟者始克究極其利害斟酌其宜否而措之文章以垂視久遠若徒為諛辭躋官名上下其功績而書之不但伸可能也明公奚取而使之然觀湖川之浚

動大衆期遠利而功聿告成其事亦不小矣紀載之任自宜屬之名位鉅筆而今乃猥及鄙賤不以為嫌此有以見明公忘勢下人汲汲求士之本心矣然伸既不克而冒居之不可也請以讓諸其勝友以成我明公之賢則何如蓋伸於郡中辱以為友而不見拒斥者嘗得三人焉曰進士都穆曰舉人祝允明曰生員文壁穆於儕行稍長其人最為持重不肯為棄和隨同之行而壁雖年少尤號廉貞亦不以勢屈利誘惟允明謙冲自將常若不足而家業視穆壁尤為至貧三人者文寧奇議論實高學問實該洽信通古通今之士也明公倘能致之坐側而優禮之試印其所欲聞者雖未必其能裨益高明抑亦世之艱得者乎矣如此文者則又其所素長明公苟以託之其當台意可必也伸恐虛尊命之辱故敢以是三人薦焉千萬注意州人亦有桑通判悅者於伸為先輩往時讀其所為騷體小賦三四首深歎其不可企及其他文辭則未之多見故不瑣瑣為明公言之偶冒寒疾弗克至淞江參謁謹裁書託本州隨公文遞中附上伏惟鈞炤不宣

嘉惠籍序

嘉惠籍者籍人惠予之書也以書惠人君子成物之心也予德人之成已而不敢忘也爰作嘉惠籍抑亦

明其所好在茲雖車馬金玉弗嘉也經史子集漫錄
不以類所得未可涯也昭陽赤奮若之歲壯月上日
平原媯信伯安父

食異解

陸子生而不茹菜有異而問之者曰子不食菜食魚
肉乎曰然曰必魚肉然後食非魚肉則不食乎曰否
魚肉不可常也曰然則何為不食菜曰性則然也曰
不食菜斯謂之性則食菜者皆非性乎雖子亦知其
否矣且吾聞之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惟同斯謂之
性也故傳稱舜茹草孔子不徹薑蕕蘘藟蘓藻之菜可
羞於王公其雖或有謂亦以所嗜同也今子乃欲與

人異何以得謂之性哉曰然是疾也果非性也如其
性君之斯克之有弗性矣惟吾亦弗性之而不能克
焉疾於也吾若彼何哉雖然吾之與人異者一菜爾
異在外也其同於人者固自若也斯同在內也人之
心固有齊於舜孔而貴於王公者惟奪於世味而亡
之今不於是求同而務求異疾加甚矣奚可哉孟子
不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
義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陸子於是
悲世之食焉而不知其味者衆也作食異解

徐禎卿

答獻吉書

禎卿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
旨發文志之懷轉詠德音若扣哀玉即日與羊何宣
之莫不歎歎相對辛楚惟昔與子聯嬋裾玉周旋朝
寺良時出遊則並檠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
歡會其可常凋瘁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
豫三年之內親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
大梁而歎息室邇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絕之後僅收
所荅濟上札自輒張相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
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
曠然開慰蓋逃虛傾耳於足音季長快心於手跡昔
人之情豈戾於今也哉嗟乎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
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倖以身殉旣聞子西
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旣退處原野抱杖
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
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
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
下減殷中軍邪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子勗之而已
來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誼夫具茨之野黃帝之所
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棲壯
士之所慕也而擊不我假天路無緣旣違命駕之歡
徒興失路之歎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
延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違則少原之簪永遺矣書不

盡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禎卿再拜

重與獻吉書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雉雠於野麥秀油油瞻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宵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既而道指東吳彷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遵錢唐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為郭環江海以為池昔日神宮嶢闕椒房綺榭之餘或巋然於魯甸徒髣髴於丘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為之興哀也傍引桐江之谿溯洄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

餘干沿弋陽山谿澗沚之濱玉水激澈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遊儵翔泳白鳥棲止可以瑩神而悅心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嶽其波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嶸則盤迴峭絕巨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為卓詭靈芝異草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玄宮也又西溯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也若乃鎮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凌啓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蚤暮七曜運行往往與人間殊別爰有黃金之室白玉之妃琉璃為鋪檀桂

為柱制侔天居勢極海嶽目所希見窈窕難說又有
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
混原同塗縱貫陸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
陽春獻而百草芳涼風至而蒹葭落猿子噉嘯鴻鴈
成群魚龍倏忽暘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
序之榮悴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楫之
利及畋漁之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
俗苦瘠尚利薄義戶無困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雜
以山夷輕躁易動非久安長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
絡四要固用武之場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
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感叔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
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昔是人物
已非心傷歎矣悽其漣如嗟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
命有涖而志無涯時可邁而身不逮此屈原所以流
亾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豪賢發
憤帶礪以垂名章縫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
業庶為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材寡礪鏑之用進
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於一壑徒放情於江
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竒獵秘咀華納靈
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摛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
虞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
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

神窮跡之境雖搶榆之為樂固知大鵬之逍遙也故
聊述其略以當抵掌方有簿牒不盡所言

龔持憲 字行素

龍精子傳

龍精子生於空桑不知姓氏以得氣之純陽則號龍
精子或謂神龍之精所化因為美稱云初在洪荒之
世民皆茹草食實龍精子因其土產而食焉及燧人
氏以火德王天下民知熟食龍精子不肯與世推移
帝嘉其廉命封桑林為采地中葉族蕃而食不足獨
大宗得食所封分支寄食於藜藿於藥於漆於蕭
於柘其才與名亦皆不及大宗之賢且顯也方其當

義農時見人之裸而寒也輒哀之然人不能月卒無
以自表黃帝欲衣裳而治以未得分任為

子名徵至賜湯沐三俯而三起帝手携視之喜曰此
經綸之才也他日黼黻皇猷其在茲乎即納宮中命

元妃西陵氏館之密室朝夕躬往候起居從所性以
進食愛護周至既粵月龍精子重感恩禮恐難其報

乃絕食遷坐而紬繹之言于上曰臣願陛下蒞朝廷
承祭祀有衮冕文章燕享聘問有纁幣出入有以建

旗旒御車馬俾四妃二十五子六相諸侯凡貴人達
官皆被文繡授班白之民以繒褚臣當竭心思為之

死而後已上大喜曰不圖子為用之至於斯也行期

被之絃歌以昭殊勳爾時有暴室晉夫謀將污蔑其
素節而羅織之者龍精子先見乃變形學飛升之術
然其心戀戀於上終不忍遠去也所生子曰魏曰蠃
曰蛭曰蝮曰蜥皆上所賜名不墮父業上許民間得
從便招致由是龍精氏子孫布滿天下綿綿日蕃惟
疏夷狄自漢長公主釐降單于移其製作以行冒頓
見而竒之自後邀請絲通不絕宋之末造將輸平於
契丹未成或進策曰漠北苦寒人裹氊褐軍御中國
衣冠之美欲調和者宜莫若龍精氏所為宋
之克己身悅而盟遂定說者以為是時得
禍龍精子經緯之功居多云龍精子狀貌

惟足弱不良于行性質訥亦柔廉也

復舊狀痰湧不能乳余夜起步八三





